



局外人

(法) 阿尔贝·加缪◎著 郑克鲁◎译

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

局外人

〔法〕阿尔贝·加缪◎著 郑克鲁◎译

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局外人 / (法) 加缪著; 郑克鲁译. —上海: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4. 1

ISBN 978-7-5675-1690-8

I. ①局… II. ①加… ②郑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
法国—现代 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020131号



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
网 址 www.ecnupress.com.cn
电 话 021-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-62572105
客服电话 021-62865537
门 市 (邮购)电话 021-62869887
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
网 址 <http://hdsdcbs.tmall.com>

印 刷 者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开 本 850×1168 32开
印 张 6
字 数 86千字
版 次 2014年5月第1版
印 次 2014年5月第1次
书 号 ISBN 978-7-5675-1690-8/I.1103
定 价 22.80元 (精装)

出版人 朱杰人

(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, 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-62865537联系)

目 录

译后记	沉默的人	局外人
1	1	1
5	3	
5	3	

局外人

第一部分

今天，妈妈去世了，也许是昨天，我不知道。我收到养老院的电报：“母逝。明天下葬。崇高敬意。”这等于什么也没说。也许是昨天死的。

养老院在马朗戈，离阿尔及尔八十公里。我要坐两点钟那班公交车，下午到达。因此，我能守灵，明晚回来。我向老板请了两天假，有这样的理由，他不能拒绝我请假。但是，他看来并不高兴。我甚至对他说：“这不是我的过错。”他没有回答。于是我想，我本不该对他说这句话。总之，我用不着要别人原谅我。更确切地说，是他要向我表示哀悼。不过，后天他看到我戴孝的时候，无疑会这样做的。眼下，有点像妈妈没有去世。相反，下葬以后，事情就将了结，一切就又难说话了。

我乘了两点钟那班公交车。天气十分炎热。我在塞莱斯特的餐馆吃了饭。他们都为我难过，塞莱斯特对我说：“每个人只有一个母亲。”我动身的时候，他们送我到门口。我有点儿心烦，因为我要到艾玛纽埃尔家去，向他借条黑领带和黑纱。几个月前他失去了伯父。

为了不错过出发时间，我是跑着去的。这样急匆匆，这样奔跑，加上汽车颠簸，汽油气味，道路和天空亮得晃眼，正由于这一切，我打瞌睡了。我几乎一路都睡着。当我醒来时，我斜靠在一个军人身上，他冲我微笑，问我是不是赶远路，我说“是的”，不想多说话。

养老院离村子有两公里路。我是步行去的。我想马上看到妈妈，但是门房对我说，我必须去见院长。由于他正忙着，我便等了一会儿。这段时间，门房没停过口，然后，我见了院长：他在办公室接待我。这是一个小老头，佩戴着荣誉团勋章。他那双浅色眼睛望着我。随后，他握住我的手，一直不松开，我不知道怎样抽出来。他查看一份档案，对我说：“默尔索太太是三年前进来的。您是她唯一的赡养者。”我以为他在责备我什么，我开始向他解释。可是他打断了我的话：“您不需

要辩解，亲爱的孩子。我看过您母亲的档案。您无法提供她的需要。她需要一个护工。您的薪水微薄，考虑下来，她在这里更加称心。”我说：“是的，院长先生。”他又说：“您知道，她有年纪相仿的人做朋友，她和他们对往事有共同的兴趣。您年轻，跟您在一起，她要烦闷的。”

确实如此。当年妈妈在家的時候，她的目光总是默默地跟随着我，消磨时间。她到养老院最初的日子，经常哭泣。但这是由于不习惯。过了几个月，如果让她离开养老院，她可能也哭泣。始终是习惯使然。也有点正因如此，近一年来，我几乎没去看她。也因为这样一来占去了我的星期天——还不算赶汽车、买车票、坐两小时车所花费的工夫。

院长还在跟我说。但是我几乎不听他说话了。末了，他对我说：“我想，您愿意看看您母亲吧。”我一声不吭，站起身来，他先我一步，向门口走去。在楼梯上，他向我解释：“我们把她抬到这里的小停尸间。为的是不要影响别人的情绪。每当有个老人死了，其他人在两三天内神经过敏。这使服务工作变得困难。”我们

穿过一个院子，院子里有很多老人，三五成群地闲聊。当我们走过时，他们便住了口。我们一走过，谈话又恢复了。好似一群鹦鹉在大声聒噪。来到一座小楼门口，院长离开了我：“我先走了，默尔索先生。有事到办公室找我。原则上，葬礼定于明天上午十点钟。我们是想让您能够守灵。最后说一句：您的母亲似乎时常向同伴们表示，想按宗教仪式埋葬。我已经负责作好安排。不过，我想让您知道。”我谢谢他。妈妈并不是无神论者，但生前从来没有想到过宗教。

我走了进去。这是一间十分明亮的厅堂，刷过白灰，玻璃天棚。有几把椅子和X形的支架。正是在两个支架上，停放着一口有盖的棺材。只见一些发亮的螺丝钉，拧进去一点，突出在刷成褐色的棺材板上。棺材旁边，有一个阿拉伯女护士，身穿白大褂，头上是一块颜色鲜亮的遮巾。

这当儿，门房进来，走到我背后。他大概是跑来的。他有点儿结巴：“他们已经盖上了，我得松开螺丝，让您能看到她。”他走近棺材，这时我止住了他。他对我说：“您不想看？”我回答：“不想。”他停下

来，我很窘困，因为我感到，我本不该这样说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望着我，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但并没有责备的意思，仿佛想了解一下。我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于是，他卷着自己的白髭须，也不看我，说道：“我明白了。”他有一双浅蓝的漂亮眼睛，脸色红润。他给我搬来一把椅子，自己坐在我后面一点。女护士站起来，朝门口走去。这时，门房对我说：“她有下疳。”由于我不明白，我望着女护士，我看到她眼睛下面有一条绷带，沿着脑袋绕了一圈。在鼻子的地方，绷带是平塌塌的。她的脸上只看到白色的绷带。

她出去以后，门房说：“我不陪你了。”我不知道自己做了个什么样的手势，他又留下，站在我身后。背后有个人，使我不自在。这间屋子洒满了傍晚前的艳阳。两只大胡蜂撞在玻璃天棚上，发出嗡嗡的声音。我感到睡意蒙眬。我没有回转身，对门房说：“您在这儿很久了吗？”他立即回答：“五年了。”——仿佛他早就等着我这一问。

随后，他闲扯个没完。如果有人对他说，他会在马朗戈养老院当门房当到死，他可能会十分惊讶。

他六十四岁，而且是巴黎人。这当儿，我打断了他：“啊，您不是本地人？”然后我想起，他带我到院长那里去之前，对我谈起妈妈。他对我说，要赶快埋葬，因为平原天气热，尤其在这个地方。正是在这时，他告诉我，他在巴黎生活过，他很难忘掉巴黎。在巴黎，有时死人在家里放上三四天。这里不行，时间太短，想到已经要跟着柩车去下葬，习惯不了。这时，他的妻子对他说：“别说了，不要对这位先生说这些事。”老头脸红了，连声道歉。我打圆场说：“没关系，没关系。”我感到他说得对，而且说的话很有意思。

在小停尸间，他告诉我，他进养老院是因为穷。由于他觉得自己身板硬朗，就自荐当了门房。我向他指出，他毕竟是养老院的一员。他说不是。刚才，他谈起养老院的人——有些不比他年纪大，他极少说“那些老人”，而是说“他们”、“那些人”，我印象深刻。当然，这不是一回事。他是门房，在某种程度上，他们对他们还行使权利。

这当儿，女护士进来了。黑夜骤然降临。玻璃天棚之上，夜色很快便变得浓重。门房打开了电灯，灯光突

然闪射，使我一阵眼花。他请我到食堂用餐。但是我不饿。于是他建议给我端一杯牛奶咖啡来。由于我非常喜欢牛奶咖啡，我接受了，过了一会儿，他端了一只托盘回来。我喝了咖啡。于是我很想抽烟。可是我犹豫了，因为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在妈妈面前这样做。我沉吟一下，这无关紧要。我给了门房一支烟，我们抽了起来。

半晌，他对我说：“您知道，您母亲的朋友们也会来守灵。这是惯例。我要去找几把椅子，端几杯黑咖啡过来。”我问他能不能关掉一盏灯。照在白墙上的灯光使我心烦。他对我说不行。电灯是这样设置的：要么全开，要么全关。我不再多注意他。他出出进进，摆好椅子。在其中一把椅子上，他放上一只咖啡壶，周围摆着一些杯子。然后，他坐在我对面、妈妈棺木的另一边。女护士也坐在尽里边，背对我们。我看不到她在做什么。但从她手臂的动作看来，我可以认为她在织毛线。屋子里很暖和，咖啡使我发热，从打开的门，吹进来一股夜晚和鲜花的气息。我觉得我打了个盹儿。

一阵窸窣声把我弄醒了。由于刚才闭上眼睛，我觉得房间更加白得耀眼。在我面前，没有一点阴影，每样

东西，每个角落，每条曲线，纯粹得刺目地呈现出来。这当儿，妈妈的朋友们进来了。他们总共十来个，在炫目的灯光下静悄悄地挪动。他们坐下来，椅子没有发出一点响声。我望着他们，我从来没有这样看过人，他们脸上和衣服的任何一个细节我都没有放过。不过，我没听他们说话，我很难相信他们就在那里。几乎所有的女人都系着围裙，束腰的带子使她们隆起的肚子更加突出。我还从来没有注意过老妇人会这样大腹便便。男人几乎都瘦骨嶙峋，拄着拐杖。他们的脸使我惊奇的是，我看不到他们的眼睛，而仅仅是在一脸皱纹中没有闪光的视线。他们坐下时，多半望着我，拘束地点点头，嘴唇全部陷入没有牙齿的嘴巴里，我都无法知道他们是向我致意呢，还是脸上抽搐一下。我宁可认为他们在向我致意。正是这时我发觉他们全都面对着我，坐在门房周围，摇晃着脑袋。有一会儿，我有一种他们坐在那里评判我的可笑印象。

过了一会儿，有个女人哭了起来。她坐在第二排，她的一个同伴挡住了她，我看不清她的脸。她一下又一下地抽泣着：我觉得她会哭个没完。其他人好像没有听

见似的。他们神情沮丧，死气沉沉，默默无言。他们望着棺材或者自己的手杖，或者随便东张西望，但仅仅看这些东西。那个女人始终在哭。我很惊讶，因为我不认识她。我真不想再听到她哭泣。可是我不敢对她这样说。门房对她弯下身说了句话，但是她摇摇头，咕嘟了句什么，继续以同样的节奏哭泣。于是门房走到我身边，坐在我身旁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没有看着我，告诉我说：“她和你的老母亲很要好。她说，这是她在这儿唯一的朋友，眼下她再没有朋友了。”

我们就这样坐了很久。那个女人的叹息和呜咽变得少了。她吸气吸得很厉害。她终于默然无声了。我不再打瞌睡，可是我很疲倦，腰不舒服。当下，使我难受的是所有这些人的沉默。不过，我时不时听到一下古怪的响声，我不明白这是什么声音。久而久之，我总算猜出有些老人在面颊里面吮吸，才发出这些奇特的啧啧声。他们没有发觉自己沉浸在思索中。我甚至觉得，这个躺在他们中间的死者，在他们看来算不了什么。但是现在我认为，这是一个错误的印象。

我们大家喝了门房端来的咖啡。后来的事，我就不